---

title: 指尖上的"信仰"

date: 2020-02-23

tags: [思考]

categories: 随笔

Archives: true

---

有些中国人不是没有性格，是既没有性，也没有格，这里的性当然不是指大家喜闻乐见的“性生活”，而是“个性”，格则是指“格调”，也就是生活方式，你肯定会说，没有个性还是人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啊，没错，我们都有个性，但往往缺乏勇气，自己的“个性”往往会被社会的“个性”同化，变得泯然众人，中国从来不缺少“成功”的故事，而是缺少有趣的人，一个功利为先的社会，当然也很难理解什么是“格调”。

在中国，是科举制度重塑了兴趣与金钱的关系，在那个年代，读书人往往不是掌握具体技术的“技工”，而是严重脱离生产实际，被统治者用权利的诱惑圈养起来的奴隶，类似佛伦伦萨羊毛工人协会那种组织永远不会出现，有的只是，汉诺塔式的官僚机构，但社会底层往往才是支撑社会运转的核心，但却长期被打压,被消费，就像大齿轮与小齿轮的关系，大齿轮可以从容的缓慢转动，而小齿轮却要拼命旋转，来维持自己与社会的“同步”，虽然同为齿轮，但权利就是尺寸，小齿轮要想不被社会这台大机械抛弃，只能“努力工作”，

严格的审查制度，官僚阶级也满足于那些简陋的享乐，他们往往远离源头，远离社会生产，更是远离整个时代

我们住在水泥与钢筋的房子里，远离了土地，但距离天空又仍然太远，信仰的缺失让我们饥不择食，人们变得讨厌“孤独”，疯狂渴望社会性带来的安慰，或许只有放弃与隐藏才是最安全的救赎，

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，为整个社会的愚蠢提供了足够的冗余，资源不再成为分区自治的筹码，而成了可以在国家内部服从调拨的维稳工具，减少对外部依赖，也可以说是主动放弃了探索的动机与勇气

感恩是人性最基本的部分，猫狗尚且知道回应主人，但我们把这个最基本的部分过分异化了，变成了一种病态的崇拜，不容置疑，这是因为集体需要妄想才能存在，而产生妄想最廉价的方式就是

中国人往往把羞耻转为愤怒，效率之高叹为观止，这是因为脆弱的安全感在羞耻面前立刻会土崩瓦解，那些所谓的面子不过是众筹的谎言，谁都清清楚楚却又表现的糊里糊涂，真的是难得糊涂吗？有时候可能是不得不糊涂，不敢不糊涂，甚至有人把糊涂当成了清醒，而勇气甚至变得比49年的茅台还要稀有与奢侈。